

老树著新花 存史于后人

退休以后的杨立元教授

刘长明

著名军旅诗人峭岩有感于杨立元教授退休以后创作了多部作品,称他是“老树著新花,存史于后人”。

杨立元教授在2019年9月退休以后,仍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上“双管齐下”,先后出版了专著《滨河诗群论稿》《曹妃甸作家论》《承德作家论》《散文创作研究》,长篇小说《历史上的纪念地》(与人合写),小说集《小镇轶事》《小镇轶事》,散文集《姥姥门口唱大戏》《怀念与纪念》,主编了《杨立元社会反响论及创作年谱》;还在《光明日报》《红旗文稿》《文艺报》《中国艺术报》《解放军报》《长城》《河北日报》《河北青年报》《红色文化研究》《燕山论丛》《唐山师范学院学报》《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晚报》《唐山文学》等报刊发表评论、理论文章100余篇。累计发表文字300万字,其作品先后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十四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第十二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特等奖、河北省优秀期刊好文章奖、河北省优秀文艺论奖、河北省第十一届“我的读书故事”征文特别奖、团结出版社优秀图书奖、河北省社科基金优秀项目,以及《唐山文学》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优秀作品奖,并被中共河北省委老干部局授予省级“银发老人”称号。还相继成立了“杨立元文学馆”“杨立元工作室”。目前,他正不遗余力地在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筹办“唐山作家文学馆”,为的是给后人研究唐山文学和唐山作家留下宝贵的档案资料。

史以文存,文以史鉴。近30年来,杨立元把为滨河文学写史、为滨河作家立论作为己任,先后创作了“滨河作家系列评论”10部专著,其中《滨河诗群论稿》《曹妃甸作家论》《承德作家论》就是他在退休以后写成的。70万字的《滨河诗群论稿》被誉为“一部滨河诗歌史”。这部论著站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上扫描活跃在当代滨河流域的优秀诗人,既有对滨河流域辽阔空间内不同地域不同诗人的共时性呈现,也有对这一区域内每位诗人创作发展脉络的历时性追溯;作者以为每一位个体诗人立传的方式,因人立传,集集成史,完成了一部宏阔而具体的滨河流域诗歌史,填补了为滨河流域现当代诗人集束性写史著传的历史空白。著名评论家、《诗刊》副主编霍俊明在评论《曹妃甸作家论》时认为:“这是壮阔恢宏和厚重深邃之作,是至性至情、亦诗亦史之作,是多年淬炼、厚积薄发之作,是面向时代命题的求真意志之作。”“这部书对历史和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严谨的阐释,在纵深向度上归结了曹妃甸文学的历史背景、时代现状、发展规律和创作特点”,“是研究曹妃甸作家群落和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和解读的入口,而且也是曹妃甸文学的丰赡史书和文化档案。”

《承德作家论》是“滨河作家系列评论”10部专著中最后一部。该书运用诗学和史学、美学和社会学、个人和时代、作家群落和地缘文化的综合视野对承德作家群进行了深度观照和全面评论,深入解析了承德作家群的个性风貌和整体风格,表现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以及诗性和人性的统一。

《历史上的纪念地》是杨立元与伦洪波为纪念辛亥滦州起义110周年而合作,既显示了历史的深邃和悲壮,又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感召力。它告知我们:辛亥滦州起义是一座坚实的民族精神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小镇轶事》《小镇轶事》则以作者的故乡唐坊桥(也称五道桥)140年间发生的故事为底本而写的。作家关仁山在《不仅仅是怀念》中写道:“《小镇轶事》收入了50篇小说,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可以成为小镇的风俗画、风情录、人物集。这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令人耐看,使人感动;这也是一部地标式的小说,抑或是用小说的手法写历史,写得栩栩如生,声情并茂,再现了小镇的以往,留住了小镇的过去。”

多年来,杨立元教书育人,勤思笃学、修身律己,使得桃李满园;他评文论人,甘为人梯,为作家留名,为文学写史,先提出“三驾马车”论,后集合“滨河作家群”,成为文学地标的塑造者。如今,虽已进入老年,但他的创作年龄仍然年轻,每天不休不止地创作,为的是不辱作家之使命,不辜负社会之责任,以一颗赤子之心,用文化浸润家乡、还哺人民。



玉田八景漫谈(中)

钱兴利

(接上期)

三、层崖石鼓

位于县城西北唐白头镇小陵村西北石鼓山上。石鼓海拔408.6米,为县内最高峰。县志载:“层崖石鼓,县城西北二十五里之石鼓山,东为梨花庵。俗传,唐太宗东征,聚兵击石,声如鼓。《水经注》载:石鼓距地百余丈,望若数百石囤(囤,古时圆形谷仓),有石梁贯之。其东南有石人援棒(棒,鼓槌)。即此也。今有石鼓寺。”

从县志记载来看,石鼓形迹特征较明显。2009年笔者和玉田户外驴友到石鼓山寻找层崖石鼓的踪迹。经由小陵村上山,石鼓山下山谷幽深,山势陡峻。东南山脊悬崖壁立,约有30多米高,而垂直方向上每隔3~5米便有不同的岩层分隔,是类似“燕山叠翠”的山崖,应为所说的“层崖”。由石鼓山向东北下行约100米,有一处几百平方米的石头墙基,我们在此处见到雕有“二龙戏珠”图样的石基座和直径约有60厘米的石柱墩,显然该处应为原石鼓寺旧址。寺院下方不远处有一处泉眼,据说远近百姓都到此取“圣水”。寺院与泉眼间的悬崖处有一面巨石,表面平整,敲击巨石,铿然有声。但已分裂成数块,位置错落,而且找不到传说中及当地人描述的“石鼓中心拳头大的凹坑”。童谣诗云:“聚兵事有无,野老难征信。不见柳为营,空余石作阵。”看来古人也道这只是个传说。不见县志所载石梁,但东南有一孤峰,对应击鼓石人。由县志载古人诗中记述推断,石鼓是位于山中悬崖上的一块突兀巨石,且根据清乾隆玉田县志》绘图,石鼓应在石鼓寺下不远。我们见到的巨石位置与诗人描述、古县志绘图相符。

石鼓寺未被毁坏前规模巨大,楼宇宏伟,县志载:“寺峙烟霞中,殿宇嵯峨”。在古人游记诗中也有描述。邑人张我重游楸子峪诗云:“千尺危楼倚碧空,丹枫遥映碧山丛。流泉活活惊飞鸟,落木萧萧逐晚风。教里修途尘世外,几楼僧舍白云中,百年老衲参金像,袅袅香烟绕梵宫。”这首诗写得真好!读时让人不禁心驰神往。仿佛与古人一起阔步同行,携手走向香火旺盛的古刹,伴着清风梵音,一起聆听百年高僧禅论道。

石鼓山下东北山坡有一个大洞,洞口上方有一两米见方的凹陷处,洞内即有两条狭窄的水道。洞中有人工雕琢的石像,当地人说是看坟的石老虎,看护的就是山下小陵村西的陵墓,村里人叫格格陵,据说是清乾隆帝一个八岁的女儿随父去清东陵祭祖,回朝途中染瘟疫病死后葬在这里,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小陵已被适当地保护起来。

与燕山叠翠一样,石鼓山一带自然风光和人文遗迹都较为丰富。石鼓山西有桃花峪、桃花泉,东有文龙山、梨花庵,山前有小陵,后有楸子峪。县志记载:“楸子峪,石鼓山后路,从西南来,逶迤曲折,可五里许。林木纷披,步步入胜。又二里许,寺峙烟霞中,殿宇嵯峨,为邑人游览之所。”古县志记载的玉田八景游记诗作中,关于楸子峪的多达13首,可见对其风景的认同和喜爱。楸子峪背靠翠屏湖,穿越山后松林,逶迤曲折,峰回路转。沿途花繁林静,松涛沉声,涧流有无。山中行走,心境安然,清代诗人胡维翰诗云:“一径深深处,群峦列翠屏。泉幽响欲细,曲折望如炯。林麓苍苍茫,楼台入紫冥。虚无有至

理,相印息心铭。”诗文极好地映写了楸子峪的自然幽境,这里堪称自然的诗化、心灵的栖居。

四、灵洞清风

灵洞清风,即城北10公里之洞山,山岩有石洞,风自洞出。古人认为,风洞中吹出的风是农业丰收的保障。县志中礼乐志记载说:“风洞,立夏后择日祭。在山前洞下有祭风台。”张树云先生所著《玉田说古》记:灵洞清风位于郭家屯乡刘典屯村北红石岭(独乐崖东北方向,沿山脊向东可至东凤凰顶),因表层为红色长石砂砾岩而得名。

古人为灵洞清风所作的诗也不少,清县令王时泰《灵洞清风》诗云:“悬崖天半洞门斜,一曲南薰偏万家……”周朝诗云:“天凿灵岩一洞门,风生洞口任朝昏……”由此推断,风洞是在山南坡悬崖上(半空)的一个斜洞,乾隆二十一年所撰《玉田县志》中的绘图灵洞是山崖上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个洞。

笔者曾多次组织去红石岭附近爬山勘察,发现红石岭垭口紧邻的驼峰岩东侧有一个长满灌木的悬崖,上部有约成“品”字形排列的三个洞,洞的分布位置和朝向都符合。洞多浅小,中间主洞稍大,可容三五人弯腰进入,但洞深不过两三米,洞口外部岩石风化侵蚀严重,崖坡有大量碎石堆积。有可能是原来的深洞外部岩石不断风化破碎,掉落坍塌,使得洞由深变浅。

灵洞清风景观,实际体现的是从事农耕的玉田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也是反映古代人文社会环境的一处景观。

五、唐水涌蓝

位于县城西北唐白头村陀头山

下。陀头山海拔仅不到40米,山腰曾建有古寺——陀龙寺,寺内外古树参天。山下曾有三道泉水涌出,因为“其水甚清,其泥如靛,映水皆蓝色”,所以人们称之为蓝泉。泉水南流成为一条小河,名为蓝泉河。东北有发源于北部山区的唐水合流汇入,因此蓝泉河亦称唐水。这里就是唐水涌蓝。古人所做关于唐水涌蓝的诗中多次出现“采蓝”。王时泰在描述此景时写道:“小渚谁穿濯玉田,一泓犹自碧连天。清流漫道无颜色,碧水悠悠不计年。”王公濯诗云:“维地孤峰植,浮天翠盖开。终朝陌上女,不见采蓝回。”王庆元诗云:“符藻蒲菘路北,天光晴晓波涵。青衿游冶归欤未,逸我流沙人采蓝。”采蓝这一典故,出自我国著名诗歌集《诗经·小雅·采绿》篇,原文: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终朝采蓝,不盈一檐。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赍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诗中的“采蓝”、“采绿”指的是采集植物叶子来做染料。而站在唐水河边的诗人们大概认为古蓝泉河的蓝色河泥,应该可以做染料,所以诗中会提到。如今,陀头山上的古寺早已拆除,泉水1993年左右已干枯。

(待续)



谭鑫培唐山“习武”逸事

石岩文/图

谭鑫培(1847年4月23日~1917年5月10日),本名金福,字望重。著名京剧演员,工老生、武生。京剧“谭派”艺术的创立者,有“伶界大王”美誉。其对京剧艺术的革新,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行内有“无腔不学谭”之说。

1905年,谭鑫培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黑白无声京剧影片《定军山》,该片为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谭鑫培自幼开始学习武生,19岁时在唐山遵化马兰峪搭入一名叫“吴阎王”的“粥班”(即演出场地多、薪资比较少),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最不幸的是,很快他的嗓子便“倒仓”(行业术语,指男性变声期)了。嗓子一坏,便不能登台,从此开始了一段闯荡江湖的卖艺生涯,这就是人们俗称的“跑草台班子”。

时逢从事镖局的朋友,建议他去给大户人家当护院。当时谭鑫培还有些犹豫,担心一个唱戏的,干不了看家护院的差事。可是镖行的朋友认为他是唱武生的,有武功底子,很适合这行。一是护院差事不重,二来有空闲时间可以练功吊嗓。于是,经人介绍他来到唐山丰润史家大院。

武术和表演艺术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旧时有不少习武之人于街头卖艺谋生,其中虽不乏一些花架子,但也有很多会真功夫的人留存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武行干脆“下海”做了艺人。

谭鑫培在史家护院期间,拜能人为师,学会了拳脚、棍棒、刀法及踵房越脊的功夫,还开始练习内功。他守夜时,往往是持一口单刀,背着紧

背低头花装弩和一袋飞蝗石子,于是江湖人贺号“单刀叫天”(因其从艺之时,艺名“小叫天”)。由于其高超的武艺,曾把夜袭的强盗打得落花流水。值得一提的是,谭鑫培在演出《秦琼卖马》时所耍的拳,便是从一种叫“拦马槌”的武术套路中演化出来的。

彼时谭鑫培与一名叫张四把的护院研究出了一套六合刀法,后来这套刀法被其演化到演出剧目当中,一名《翠屏山》。据记载,老一辈戏迷观众都对谭鑫培的六合刀称赞有加。

经一年多的嗓音恢复,谭鑫培重回戏班,后逐渐成为“伶界大王”“菊坛领袖”。

坊间传闻,一日谭鑫培与同行在遵化马兰峪演出,散戏后夜宿东陵地界,与守陵士兵发生口角,遭遇粗鲁驱赶,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士兵们没把这个穷戏子放在眼里,边骂边动起手来。然而,他们根本不是谭鑫培的对手,被谭鑫培三拳两脚打败,其中一人命丧黄泉。

此事发生后,人们大为震惊。谭鑫培闯下大祸,守陵大臣发下紧急海捕公文。这时,谭鑫培已逃回遵化,得到遵化知州的庇护。恰好这个知州是谭鑫培的忠实戏迷,谭家又在京城央求三庆戏班大老板程长庚出面调解,烦请内务府大臣从中周旋。经过上下两方面疏通,一场大祸才得以平息。

此后,谭鑫培又悄然回到京城,重操旧业,搭班演戏。梨园界至今还流传着谭鑫培马兰峪痛殴旗兵、房山脚踢窃贼等逸事。



资讯

《闻斋金石对韵》出版

近日,《闻斋金石对韵》由线装书局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对韵为体例,依循平水韵,合乎格律,音韵和谐,宽韵则多,窄韵则少,共撰40首。

作者闻星光于金石之内旁搜远绍,托兴述怀,涵盖了青铜器铭文、摩崖石刻、诏版、封泥、碑刻、墓志、书法、篆刻等与金石有关的众多知识节点,并对一些关键词和重要历史人物、事件作了注释及评述。通过阅读,广大诗词爱好者和金石研究者或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金石艺术流传久远、播种文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欣赏古人心智,提升自身审美之余,更须我们倾力传承衍化,使之发扬光大。(烁辉)